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令狐楚弟定 子緒 綯 綯子滈　牛僧孺子蔚 蘩 蔚子徽

蕭俛弟傑 俶 從弟 俶 俶子廩　李石弟福

令狐楚字殼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綿州昌明縣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

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徑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為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稱之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

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楚與皇甫鎛蕭俛同年登進士第元和九年鎛初以財賦得幸薦俛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皆居内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

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鎛作相其月以楚為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鎮太原七月皇甫鎛薦楚入朝自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處台衡深承顧待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為山陵

使仍撰哀册文時天下怒皇甫鎛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羣臣素服班於月華門外宣詔貶鎛將殺之會蕭俛作相託中官救觧方貶崖州物議以楚因鎛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以蕭俛之故無敢措言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贓汙事發出為宣歙觀察使楚充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給工徒價錢移為羨餘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

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楚衡州制
畧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
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因緣得
地進取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長慶元年
四月量移郢州刺史遷太子賔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
月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觀察使制
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之任上
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賔客

歸東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紳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即位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其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後韓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為牙卒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

櫜弓解甲用為前驅卒不敢亂及蒞汴州解其酷法以
仁惠為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悅翕然從化後竟為善地
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
其羡財治廨舍數百間太和二年九月徵為户部尚書
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
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
鄆曹濮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為天平縣屬歲旱儉人
至相食楚均富贍貧而無流亡者六年二月改太原尹

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民胥悅七年六月入為吏部尚書仍檢校右僕射故事檢校高官者便從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從二品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九年六月轉太常卿十月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左僕射鄭覃與楚宿

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為宰相楚以王涯賈餗寃死敘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乃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先是鄭注上封置榷茶使額鹽鐵使兼領之楚奏罷之曰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令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卹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為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在恩

權孰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
社降靈奸兇盡戮聖明垂祐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領
使務官銜之内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懼伏乞特
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軍國之用或
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聞奏採造將及妨廢
爲虞前月二十一日内殿奏對之次鄭覃與同陳論訖
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唯納榷之時
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

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擾茶户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逺近傳聞必當感悦從之先是元和十年出内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為翼衛及建福門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楚又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帑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内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内蓄兇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

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尸僵禁街史册所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其源尚開前件事宜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又奏請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疋迴修尚書省從之開成元年上巳賜百寮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以權在内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册贈司空謚曰文楚風儀嚴

重若不可犯然寛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晏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徹席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詠自若疾甚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脩短之期分以定矣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已强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即秉筆自書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為

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
犻吽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
清是脩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來
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歿者
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
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魄書訖謂其子緒絢
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犻葬日勿請鼓吹惟以布車
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歿

之夕有大星霣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已而終嗣子奉行遺旨詔曰生為名臣殁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誄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宜停易名須準舊例後絢貴累贈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撰憲宗哀册文辭情典鬱為文士所重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太和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

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緒以廕授官歷隨壽汝三州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德緒以弟絢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絢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覩詔書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絢字子直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弘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為左拾遺二年

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累遷庫部戶部員外郎會昌五年出為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綯以舊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曾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於太常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於壁

絢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涼國公食邑二千戶三十年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進食邑至三千戶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絢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絢曰徐兵擅還必無好意

雖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來投言其數不踰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菼船縱火於前勁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負怨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他不為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龎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

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穀食既盡淮南之民多為賊所噉時兩淮郡縣多陷惟杜慆守泗州賊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絢為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絢令李湘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絢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絢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觧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

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爲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狗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爲交鬬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並爲賊所縛送徐州絢既喪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招討使馬舉代絢爲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以本官

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戸卒子滈渙渢滈少舉進士以父在內職而止及綯輔政十年滈以鄭顥之親驕縱不法日事遊宴貨賄盈門中外為之側目以綯黨援方盛無敢措言及懿宗即位訟者不一故綯罷權軸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滈爰自孩提便從師訓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戸部員外郎時已令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叨渥澤

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絶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勵臣以禄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滈年過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藩伏縁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昨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是歲中書舍人裴坦權知貢

舉登第者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户部尚書澣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魏謩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論之曰令狐滈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羣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綯取捨全由於滈喧然如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滈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文觧日月者奏疏不下滈既及

第釋褐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各上疏極論滈云恃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琢安南都護遂致蠻陷交州張雲言大中十年綯以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鄴為夔王已下侍讀欲立夔王為東宮欲亂先朝子弟之序滈內倚鄭顥人誰敢言時綯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雲為興元少尹蛻為華陰令改滈詹事府司直滈為衆所非官名不達渙渢俱登進士

第渙位至中書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祖紹父幼簡官卑僧孺進士擢第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禮部員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臺雜尋換考功員外郎充集賢直學士穆宗即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獄淹滯人多冤抑僧孺條疏奏請按劾相繼中外肅然長慶元

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户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

中悲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敬宗即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封竒章子邑五百户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歷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倖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羣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予郊禮

畢放卿及穆宗祔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乃於鄂州置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黄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為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塼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屬郡沔州與鄂隔江相對虗張吏員乃奏廢之以其所管漢陽汶川兩縣隷鄂州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

凡鎮江夏五年太和三年李宗閔輔政屢薦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於國遽聞失帥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奈何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戚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於天府尋復為梗至今志誠亦由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

朝廷所賴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帝
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尋加門下
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六年吐蕃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
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
城降德裕又上利害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燒十
三橋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尚書省議
衆狀請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
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論董勃義纔還劉元鼎

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令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為詞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僧孺素與德裕仇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謗論沸然帝亦以為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時中尉王守澄

用事多納纎人竊議時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說一日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兹地耶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既

受左右邪説急於太平奸人伺其鋭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開成初搢紳道喪閹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僧孺識量弘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洛都築第於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廷館宇清華木竹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三年

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左軍副使王元直賫告身宣賜
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例恐僧孺退讓促令赴闕
僧孺不獲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日語及
太子乃懇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
上為之流涕是時宰輔皆僧孺僚舊未嘗造其門上頻
宣召託以足疾久之上謂楊嗣復曰僧孺稱疾不任趨
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
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辭日賜觚

散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漢南水旱之後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請行方允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罷僧孺兵權徵為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師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貞僧孺少與李宗閔同門生尤為德裕所惡會昌中宗閔棄斥不為生還僧孺數為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櫝

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藂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太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三府辟署為從事入朝為監察御史大中初為右補闕屢陳章疏指斥時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風差慰人意尋改司門員外郎出為金州刺史入拜禮吏二郎中以祀事準禮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權越職者蔚奏正之為時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踰月權臣罷免復徵為吏部郎中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

夫咸通中為給事中延英謝日面賜金紫蔚封駁無避帝嘉之踰歲遷户部侍郎襲封奇章侯以公事免歲中復本官歷工禮刑三尚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用事急於賄賂屬徐方用兵兩中尉諷諸藩貢奉助軍蔚盡索軍府之有三萬端疋隨表進納中官怒即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及黄巢犯闕乃自京師奔遁避地山南拜章請老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累贈太尉子循徽徽咸通八年登

進士第三佐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朝為右補闕再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為姦弊每歲選人四千餘員徽性貞剛特為奏請由是銓敘稍正能否旌别物議稱之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藍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横谷中興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盜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即同舉輿延於

其家以帛封瘡𩜶飲奉蔚留之信宿得逹梁州故吏感恩爭來奔問時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朝拜章乞歸侍疾已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杜讓能曰願留凡循在朝以當門戶乞侍毉藥時循為給事中丞相許之其年鍾家艱執喪梁漢既除以中書舍人徵未赴疾作以舍人綸制之地不可曠官請授散秩改給事中從駕還京至陳倉疾甚經年方間宰相張濬為招討使奏徽為判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下鳳翔促令赴闕徽謂所親曰

國步方艱皇居初復帑廩皆虛正賴羣臣協力同心王室而於破敗之餘圖雄霸之舉俾諸侯離心必貽後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為之扞難辭疾不起明年濬敗召徽為給事中楊復恭叛歸山南李茂貞上表請自出兵粮問罪但授臣招討使奏不待報茂貞與王行瑜軍已出疆上怒其專不時可之茂貞恃强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諫官宰相議可否以邠鳳皆有中人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遜上情不悅徽奏曰兩朝多難茂貞實有

翼衛之功惡諸楊阻兵意在嫉惡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師也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下若不處分梁漢之民盡矣湏授以使名明行約束則軍中爭不畏法帝曰此言極是乃以招討之命授之及茂貞平賊自恃寖驕多撓國政命杜讓能料兵討之徽諫曰岐是國門茂貞倔强不顧禍患萬一蹉跌挫國威也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召徽謂之曰卿能斟酌時事岐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為揵在何日徽對曰臣忝侍從諫諍之列

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賊之期在陛下考著䟽責將帥非臣之職也而王師果衂大臣被害徽尋改中書舍人歲中遷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胤連結汴州惡徽言事改散騎常侍不拜換太子賓客天復初賊臣用事朝政不綱拜章請罷詔以刑部尚書致仕乃歸樊川别墅病卒贈吏部尚書蘂字表齡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出佐使府歷踐臺省乾符中位至劒南西川節度使黄巢之亂從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為巴州刺史不許駕還

拜吏部尚書襄王之亂避地太原卒子翛位至尚書郎

蕭俛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祖華襲徐國公肅宗朝宰相父恒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俛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內職如故坐與張仲方善仲方駮李吉甫謚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憲宗怒貶仲方俛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十三年皇

甫鏄用事言於憲宗拜俛御史中丞俛與鏄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鏄援楚作相二人雙薦俛於上自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袋穆宗即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十月吐蕃寇涇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用兵有必勝之法乎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懐不為掩襲古之用

兵不斬祀不殺厲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權幸求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俛性嫉惡延英面言播之纖邪納賄喧於中外不可以汙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

封徐國公罷知政事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剋深然志嫉奸邪脫屣重位時論稱之穆宗乘章武恢復之餘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為盜伏於山林明

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俛性介獨持法守正以已輔政日淺超擢太驟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俛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罷樞務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部可吏部尚書俛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

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歷三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文宗即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俛稱疾篤不任赴闕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蕭俛代炳台燿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動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傅之崇疇于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䟽懇辭勇退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拔遂玆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祿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致仕俛趣尚簡潔不以聲利自汙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覩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賜遺臣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僶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為之秉筆帝嘉而免之俛家行尤孝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嚴俛雖為宰相侍母左右不異褐衣時丁母喪毁瘠踰制免喪文宗徵詔懇以疾辭既致仕于家

以洛都官屬賔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別墅逍
遥山野嘯詠窮年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宫上欲以耆
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俛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
堅辭痼疾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
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
事玄成石慶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以元子幼沖切於
師訓欲以頼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于耳特遣
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髙蹈翛然屏絶趨進復遣令弟還

吾詔書天爵自優寘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
來章致煩為愧終以呂尚之秩遂其踈曠之心勵俗激
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矣可
太子太傅致仕開成二年俛弟儆授楚州刺史辭曰文
宗謂儆曰蕭俛先朝名相觔力未衰可一來京國朕賜
俛詔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
髦業髙儒行著作礪濟川之効弘致君匡國之規留芳
巖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

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絹三百匹使令蕭俶宣示俛竟不起卒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員外郎太和九年十月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慎選參佐李訓以傑檢校工部郎中充鳳翔隴觀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鄭注誅傑為鳳翔監軍使所害俶以蔭授官太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夫開成二年出為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中入為左散騎常

侍遷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大中初坐在華州時斷獄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户部尚書兖州刺史兖沂海節度使復入為太子賓客大中十三年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俛從父弟傚傚父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傚太和元年登進士第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懿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内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傚上疏論之曰臣聞玄祖之道由慈儉為

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為首相沿百代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宫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絶塵中非為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宫以長孫皇后疾亟甞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曰為善有徵吾未為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謚為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伏覩陛下留神天竺屬意

桑門內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筴或口揚佛音雖時啟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稀於聽政廢失萬機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匡救外逆其耳內沃其心陳皋陶之謨述仲虺之誥發揮王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閒徒侍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孝儀詠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內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廢

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晋以來互興寶刹姚石之際亦有髙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有性多曰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俟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事昔年韓愈已得罪於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疏奏帝甚嘉之四年本官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戸部以檢校工部尚書出為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頴觀察處置等使在鎮

四年滑臨黃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隄倣奏移
河四里兩月畢功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
入為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選序平允咸通末
復為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
門下二侍郎兼户部兵部尚書遷左右僕射改司空弘
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俄而盜起河南内官握兵
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為廣州
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

不入其門家人疾病毉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
之儆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子廩咸
通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
免官侍行中和中徵為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僖宗再
幸山南廩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廩宗人遘受偽署廩
懼自洛避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館之於深州光化
三年卒廩貞退寡合綽有家法初從父南海地多穀紙
儆勑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廩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

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賫當須簽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得爲深誡儆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子頎亦登進士第後官位顯達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明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李聽歷四鎮從事石機辨有方畧尤精吏術藩府稱之自聽征伐常司留使務事無不辦太和三年爲鄭滑行軍司馬時聽握兵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目而嘉之府罷入爲工部郎中判鹽鐵案

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請為太原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戸部侍郎判度支事文宗自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太和七年已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故賈餗舒元輿驟階大用及訓注伏誅欲用令狐楚尋而中輟石自朝議郎加朝議大夫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度豁如當官不撓自京師變亂之後宦者氣盛淩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

引訓以折文臣石與鄭覃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是時踰月人情不安帝謂侍臣曰如聞人心尚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對曰比日苦寒蓋刑殺太過致此陰沴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誅夷不已臣恐邊上聞之乘此生事宜降詔安喻其心從之江西河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訓注之亂吏卒多死進官健衣粮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

弼聖政下理羣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願推赤心以荅聖獎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兩道所進衣粮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祇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選賢任能石曰臣與鄭覃常以此事為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擇可授之則物議息矣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劉行深巡

邊迴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乗者市人叫譟塵坌四起二相在中書人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以俟變内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晩

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茍非石之鎮静
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
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其
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菓外不得進
獻諸司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
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稅又停天下節鎮進奉
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
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内置一本陛下時

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守姦吏從而違之故有內置之奏以諷之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為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邪正由時運耶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

行已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柰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内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令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

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
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
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
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不欲人彈
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奬之自然易得
其人何必容隱二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
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迴盜
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

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判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危迫天子起石於常寮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偪而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赴鎮賜晏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道消也石至

鎮表讓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三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時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嘗為太原副使諳練北門軍政故代劉沔鎮之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横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訴兵少請益之詔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别將楊弁率之以赴王逢舊例發軍人給二

繼石以支計不足量減一匹軍人聚怨又將及歲除促令上路衆愈不悦楊弁乘其疊謀亂出言激動軍人四年正月軍亂逐石朝廷乃以晉絳觀察使崔元式代還五年檢校司徒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石弟福字能之太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石為宰相自薦弟於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監察御史累遷尚書郎出為商鄭汝潁四州刺史大中時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義

成軍節度鄭滑頻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累遷刑部户部尚書乾符初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草賊王仙芝徒黨數萬寇掠山南福團練鄉兵屯集要路賊不敢犯其秋賊陷岳鄂饒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温求援於福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陁五百騎赴援時賊已陷江陵之郛聞福兵至乃退去僖宗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歸朝終於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陽奇章起徒步而昇台鼎觀其人文彪炳潤色邦典射策命中橫絕一時誠俊賢也而戴冠曳組論道於臯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其善盡矣蕭太師貞獨嫉惡不為利回不以夷惠擬之俾之經綸則其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道方淪石於此時欲振頹緒幾嬰戕賊可為咄嗟多僻之時止堪太息

贊曰喬松孤立蘿蔦夤緣柔附凌雲豈曰能賢嗚呼楚孺道喪曲全蕭李相才致之外篇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考證

牛僧孺傳德裕又上利見云○臣酉按德裕傳云因陳出攻之利害見字當是害字之訛今改正

牛蔚傳蔚盡索軍府之有三十萬端匹隨表進納中官怒○臣酉按新書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若三十萬端匹不得為吝矣十字衍文無疑今刪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竺清泰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鄭覃弟朗　陳夷行　李紳　吳汝訥

李回　李珏　李固言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廕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

憲宗用内官五人為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賜與縱内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

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鎮冀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

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歷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為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覃禁中言事奏為工

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為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為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殷侑通經學為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為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戸部尚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

罪長流復以覃為刑部尚書十月遷尚書左僕射兼判
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勑明日以本官
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戶覃雖精經義不能
為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
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
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為州
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
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

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年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效自三十年已來多不務實取於顔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

員外郎孔温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甞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删定以為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

官例賜禄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其年李固言復為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玨入對之際是非蜂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

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珏曰陛下放宮女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為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為左衽陛下以為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綽以廕授渭南

尉直弘文館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朗潛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為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内庫唯二

錦袍飾以金烏一袍𤣥宗幸温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録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

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大夫會昌初為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入為御史中丞戸部侍郎判本司事大中朝出為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尋遷

檢校戸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禀氣莊重諤若瑞玉澹如澄川智畧合乎蓍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

方嶽亟登師壇觀風推惠愛之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
溢聞聽念茲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有節財用
不虧緊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總紀綱公望益
隆典彝具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祭化源以提政柄
三事仰清廉之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
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頤養或乖腠理生疾屢陳
章疏乞遂退閑既堅乃誠式允其請每圖懿績唯冀有
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興悼臨軒載懷

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兹幽壤期爾有知可
贈司空潛字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
士第累辟使府寶歴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
務東都太和三年入為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
録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部郎中四月召
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
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

知制誥餘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
侍講如故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
復李珏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為每上前議政
語侵嗣復遂至往復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不許
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
章為邠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
昨除二鎮當否夷行對曰但出自聖心即當楊嗣復曰
若出自聖心當即人情皆愜如事或過當臣下安得無

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叓行曰自三數年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鐏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讐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悅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怪叓行曰諫官當衙秖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

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别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吏行尋轉門下侍郎上紫宸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玨曰姚亡而宋罷玨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嘗云自即位已來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吏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嗣復曰吏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失道臣以為用

房魏多時不為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吏行之言皆指嗣復專權文宗用郭遠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列以為不可既而遠坐贓帝謂宰相曰宋邧論事可嘉邧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奬如不當亦須令知吏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吏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

禮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三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弟玄錫吏實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為歌詩鄉賦

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
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紳
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
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歲餘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
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尋轉右補
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勲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超
拜中書舍人内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為李逢吉敎人
告稹陰事稹罷相出為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

有相望德裕恩顧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乃用僧孺為平章事以紳為御史中丞冀離內職易掎摭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辭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天子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為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之玉帶紳

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為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為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

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為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棲楚者嘗為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棲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為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棲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棲楚皆擢為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

荆州刺史蘓遇入朝遇能决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為慮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為左常侍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頴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䟽帝雖沖年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内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

紳端州司馬貶制既行百寮中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言逢吉姦邪誣擿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為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紳黨得保全及寶歷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

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官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為江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紳為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潁

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出為淮南節度使六年卒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為朋黨所擠濵於

禍患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寘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坐贓下獄準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怨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駮議二十卷自尚書員外郎出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播州司戶卒汝納亦進士擢第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為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言會汝納弟湘為江都尉為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為妻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

鞫之贓狀明白伏法湘妻顏顏繼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澧州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吴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準法其恃官娶百姓顏悦女爲妻則稱悦是前青州衙推悦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户及汝納進狀追元藻覆問元藻既恨德裕陰

為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云顏悅實非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汝納崔元藻為崔白令狐所獎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為京兆府戶曹

轉司録叅軍登朝為左補闕起居郎尤為宰相李德裕所知田强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授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櫜

韃郊迎田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

難已來唯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積無功欲効河朔

故事理即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郡境連魏鎮用軍便

近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秪收山東三郡弘

敬元逵俯僂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廻鶻時

兩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田至幽州喻以

和協之旨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鎮滑臺命仲武領

太原軍攻潞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轉

門下歴戸吏二尚書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廟竟出為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諡曰文懿

李珏字待價趙郡人父仲朝珏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即與勲臣飲宴珏與同列上疏諭之曰臣聞人臣之節本

於忠蓋茍有所見即宜上陳況為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禄豈敢腹誹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顔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臣敷恵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執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宴内廷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為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茍

玷皇猷徒章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顔李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襃其宿勲付以疆事則與歌鍾合晏酒食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纘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勑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税初税一百增之五十玨上疏論之曰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事即宜蠲省況税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

元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清八方砥平厚斂於人
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為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
遠近同俗既祛竭之難捨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今
增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
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所冀售多價高則市
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
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
陳之伏望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

下即位之初已懲聚斂外官押贯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加税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百尺樓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税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員外郎轉司勲員外郎知制誥太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為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户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為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賔客分司東都遷河南

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復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為謀屢為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也珏對曰邦國安危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宜調適以

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文宗以杜悰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寮豈可自保陛下常語臣云竇

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即
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
又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恠玨曰處厚
淫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其年五月上謂宰臣曰貞元
政事初年至好玨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鎮進奉即加恩
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恩理道故
不可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用可也玨
又曰貞觀中房杜王魏啟告文皇意秪在此請不易初

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心終不改也尋封贊皇
男食邑三百戸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復俱罷相
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大中二年
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為戸部尚書出為河陽
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
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
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戸大中七年卒贈司空
李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

太和初累官至駕部郎中知臺雜四年李宗閔作相用為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為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閤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為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十月宗閔復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罪固言代為

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訓鄭注用事自欲竊輔相之權宗閔既逐外示公體爰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朋黨九月以兵部尚書出為興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為平章事訓注誅文宗思其讜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為平章事判戶部事二年羣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猶鬱實愧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處固言曰人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元時御史秖有此

一人鄭覃曰臣以王堪擢人舉爲刺史鄭襄比來守官
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闕員豈時乏才耶李石對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仕進路塞
所以有才之人或託迹他所此乃不敘進人才之過也
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奬用隨其稱職與否
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疎實易直作相未嘗論
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嫌人

鮮全才但用其所長爾尋進階金紫判戶部事其年十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楊嗣復上表讓門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入朝歷兵戶二尚書宣宗即位累授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鼎職延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陛敷敭

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奉使命

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章可以為世範

德行可以為人師有啟誦之上才非柏靈之失道詎可

不思已過祇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垂訓若俾韓非之

言進矣子翬安可逃乎土運之衰斯為魍魎悲夫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吠聲濟

惡結黨專朝謀身壞國何名燮調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鄭覃傳故相珣瑜之子○新書有珣瑜傳此缺

黄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臣酉按是時覃與李石並相所云者當是李石語黄字當是李字之訛今改

陳夷行傳宋祁○祁誤祈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